



岭上春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7.7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十六个短篇小说，从各个不同角度，描绘了赣东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片断；反映了赣东北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，夺取国民经济新跃进，新生事物在各条战线不断涌现的大好形势；塑造了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锤炼成长的一代新人的英雄形象；激情讴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岭 上 春

(上饶地区文艺站供稿)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百花洲路8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 1/2 字数197,000

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江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

统一书号：10510·42 定价：0.60元

目 录

夺权前夕.....	吴占林(1)
时代的劲风.....	柯源声 傅之潮(25)
青春烈火.....	张尧峰(44)
收购季节.....	朱盛杰(65)
带队.....	张进明(87)
岭上春.....	朱盛杰(110)
“修地球”的伙伴.....	于 秋(143)
师傅的扳手.....	傅之潮(161)
老管水员.....	郭 平(178)
阵地.....	胡兆宝(195)
八月的风.....	汲 军(217)
风雨杉岭夜.....	傅之潮(234)
“敲钟参谋”和“候补民兵”.....	俞 意(247)
山村教师.....	于 秋(267)
出嫁之前.....	倪 镛(298)
暑假的秘密.....	马转萍(313)

夺 权 前 夕

吴 占 林

一

曲折、蜿蜒的公路，绕着山坳伸向远方。公路上，高大勇骑着自行车，顶着东北风，艰难地前进着。他是一个三十开外的彪形大汉，生得浓眉大眼，膀宽腰粗。近阶段由于紧张的工作和战斗，双眼已熬得通红，但精神仍很抖擞。这时，他昂首挺胸，一股劲地猛蹬着脚踏板，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前方被云雾缠绕着的武夷山峰。天空是厚厚的、低低的、灰黑色的密云。东北风呜呜地嘶叫着，大气里弥漫着寒冷和潮湿的气息。天要下大雪了。他把虎皮帽往脑后推了推，两腿又猛使了几下劲，车轮象箭一般向前飞去，不一会在新中制糖厂门口下了车。

这是一九六七年初春，糖厂内响彻着一片锣鼓和口号的喧闹声。大厂房上、烟囱上、厂区的围墙上悬挂着“热

烈欢呼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伟大胜利”、“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”、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等巨幅标语，标志着这里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。

高大勇是这个厂动力车间的党支部委员、锅炉工、“曙光战斗兵团”的政委。今天上午，他在市里刚开完大联合总部成立大会。会上根据毛主席赞扬的上海“一月革命”的经验，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措施。开会的人个个摩拳擦掌。一个新的战役即将开始，高大勇没有多待一会儿，立即骑车赶了回来。

他刚进厂门，一张醒目的“海报”就出现在眼前：“我队定于今天下午二点钟召开紧急动员大会，希全体战斗队员准时出席。”下面落款是“八二五战斗队”。

“哦，开紧急会议！”果然不出所料，大勇思忖着：不能错过机会，一定要利用这个会议揭露走资派的阴谋，争取广大群众，为全厂联合作好准备。高大勇拿定主意，看看表，离开会时间只有四十分钟，便又跨上车，到压榨车间去找“兵团”司令员王辉。

下班的汽笛响了，许多工人从各车间出来，纷纷议论着厂里的形势，话题自然和“海报”连在一起。有的说：

“‘八二五战斗队’快瓦解了，还开紧急会议，肯定有阴谋”。旁边一个工人忙插嘴说：“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，去听一听就知道。”

王辉穿着工作服，披了件棉衣，刚出车间就看到大勇

骑着车向他奔来，他笑着迎了上去。大勇跳下车，把王辉拉到一块青石板上坐下，兴奋地说：“市大联合总部成立啦！会上传达了上海‘一月革命’的精神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。”

“太好了，那我们怎么干？”王辉高兴得站了起来，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“根据我厂的斗争需要，厂长、党委副书记陈光同志作为革命领导干部，准备去参加市大联合总部开办的学习班。我厂抓革命、促生产的两副重担，将落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肩上。”高大勇说到这里，转过头来瞅着王辉。

王辉双眉紧锁，焦急地说：“可走资派李志祥和他所操纵的保守组织还不甘心失败呢！”

“可不，他们下午还要开什么紧急动员大会，我看这是个阴谋。”大勇接着说。

“嗯！”王辉冲着大勇吼道，“我们马上组织人去把这个黑会冲掉！”说着，便想立即行动。

大勇把王辉拉到身边，按他坐下。说：“斗争要讲究策略，要从大局出发，要团结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，如果我们去冲，走资派一挑动，很可能会引起武斗，发生亲者痛，仇者快的事，正好中了坏人的诡计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王辉摊开双手，焦急地思考着。

高大勇沉思了片刻，决然地说：“我想亲自去看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还要亲自去参加？那可是走资派操纵的黑会呀！”不等大勇说完，王辉已控制不住，睁大了双眼，望着身边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，忽然觉得陌生起来。

“那就更要去参加，在会上彻底揭露走资派的阴谋，那不是更好吗？”大勇仍坚持他的意见。

王辉却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似的说：“我不同意你去参加这个黑会，你去参加，就意味着放弃原则，同他们妥协了。”

“那我们大联合就不搞啦？”大勇说。

“联合，也不去跟‘八二五战斗队’的人联合，我们可以和其他战斗队的人联合嘛！”王辉思想仍然不通。

“‘八二五战斗队’里的大部分人也是工人群众嘛！这些人我们就不团结啦？”

大勇说完，王辉默不作声。待了一会儿，王辉便说：“要去你去，我不去！”说完，头也不回，气乎乎地走了。

“王辉，你等等！”大勇望着王辉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呼唤着。

这个二十才出头的刚强的小伙子，自文化大革命开始，举起革命造反大旗，向厂内走资派猛烈开火那天起，就自始至终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，猛冲猛打，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精神。只是有时看问题比较简单，一遇到自己

想不通的事，就容易冲动。但每次经过指点，待他冷静考虑之后，就很快会醒悟过来的。因此，这几个月的战斗中，高大勇与他一直合作得很好。今天，在去不去参加这个会的问题上，他们谈崩了。没关系的，在革命的征途中，革命队伍里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，高大勇对自己的战友是了解的，并且充满着信心。他举手看了看表，毅然决然地跨上自行车，朝厂部会议厅奔去。

当高大勇赶到时，会议已开始了。他一眼就瞧见党委书记、走资派李志祥正挪动着肥胖的身子向讲台走去。梁福善看见高大勇来了，忙堆起笑脸迎了过去。“啊，高政委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，里边坐！”大勇瞅了瞅这个满脸络腮胡子、头发蓬乱、一双三角眼骨碌碌转动的阴险的家伙，一种厌恶的心情立即涌上心头。大勇向周围扫视了一眼，会场的气氛阴沉而冷落，人们零零散散无精打彩地坐在几排靠背椅上。少数刚下班、特地跑来听风声的“曙光兵团”的战士看见大勇来了，便想挨近过来。大勇忙用手势和眼色亲切地制止了。他找了个空位，便与锅炉房的老工人王槐师傅坐在一起。

李志祥今天显得很有精神，他瞧了一眼坐在台下的梁福善，见他正和汽车运输队队长、保守组织“八二五战斗队”的队长关文在谈些什么。便继续说道：“目前，我厂文化革命形势大好，你们造反派建立了丰功伟绩，”接着，他眉头陡地一皱，结结巴巴地说，“……十七年来，我虽有错，但也为党做……做了些工作。”他急忙朝台下

的梁福善斜瞥了一眼。梁福善是汽车调度室主任，此人一贯狡猾奸刁，上拍下压，早被李志祥看中，多年来加以栽培和重用。现在操纵着“八二五战斗队”，担任副队长职务，是死保走资派李志祥的有功之臣。这时，台下不时传来嗡嗡的议论声，并引起一些骚动，梁福善显得有些紧张。他看到李志祥使来的眼色，便立即从台前窜到台上，领头喊起了口号：“坚决支持革命领导干部李志祥！”，“坚决拥护李志祥领导抓革命、促生产！”……台下没有口号和掌声响应，嗡嗡的议论声反而加剧起来。

忽然，大勇身边“蹬”地站起一个人来，大吼了一声：“这是阴谋！”正准备冲上台去，大勇一瞧，原来是王辉不知什么时候已进来坐在他身边了。他急忙按住了王辉，会意地笑了笑。

起初，梁福善被王辉这突然的吼声吓了一跳，后来见王辉没有吱声，便又壮起胆来，附在李志祥耳边嘀咕了一阵，又悻悻地溜到台下去了。

李志祥运了运神，继续讲着：“有的同志要求外出串联，现在我代表党委正式宣布，为了支持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，凡是愿意外出串联的同志，每人一律发给串联费伍拾元，途中伙食补助每天伍角……。”

这时，坐在高大勇身边的王辉圆睁着双眼，怒火直冒，再也忍不住了。高大勇觉察到他想站起来说什么，忙又按住了他，说：“再等一等，听听他再讲些什么。”

李志祥观察着台下的动静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大家出



去串联，够辛苦的，为了革命嘛，每人发给白糖二斤，带在路上营养……。”

高大勇和王辉没想到走资派竟会用这种手段来拉拢工人，非常气愤，不能再等待了。大勇与王辉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王辉便“蹬、蹬、蹬”几步飞快地冲到了台上，指着李志祥怒责道：“收起你的鬼花招吧！十七年来，你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，妄想把我厂引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歧路；文化大革命以来，你又制造派性，挑动群众斗群众，企图扑灭我厂文化大革命的烈火；这还不够，今天你竟用这种手段来腐蚀我们工人，以达到破坏抓革命、促生产的目的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，痴心妄想！”由于激动，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。他面对台下的群众，充满激情地喊着：“大家说说，我们工人阶级能要这个臭钱吗？”台下喧闹起来，“不能要！”一部分群众响亮回答。

这时，会议厅门口顿时又涌进许多人来，闹闹嚷嚷的，急得梁福善跑来跳去维持着秩序，继续煽动着。李志祥操着被喧闹声压到了的沙哑的嗓子喊着：“你们原来批我压制革命，压制‘四大’，现在……我同意你们去串联，你们又说我被破坏文化大革命……这……叫我怎么办哪？”他两手一摊，不住地摇头，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。梁福善乘机在台下起哄：“是啊！这叫李书记怎么办呀？”高大勇听李志祥继续为自己诡辩，便一个箭步，跳到台上，以锐利的目光盯着台下的梁福善，又望了一眼站在台上的李志祥，洪钟般的嗓音压倒了一切。“你们的戏该演完了！”

会场时刻安静下来。李志祥感到不妙，慌忙退到台边。场内的群众怀着惊喜的心情议论着：“这就是‘曙光兵团’的高大勇。”“他也来了。”“听听他怎么说。”高大勇环顾着大家，慷慨激昂地说：“同志们，走资派李志祥今天为什么使出这种法子啊？他是真正关心我们工人群众的利益，想把我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吗？不，决不是的！他滥用职权，乱批条子，别有用心地企图在我厂刮起一股经济主义的妖风，以达到他那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。我们必须彻底揭穿走资派的阴谋，决不能上当啊！”

高大勇义正词严，说得李志祥哑口无言。梁福善原来还想再跳几下，这会也只是在人群中钻来窜去。

高大勇站在台上，英姿挺拔，豪气横溢。他那清晰的充满激情的声音在会议厅中回响：“同志们，我们都是工人阶级，是国家的主人翁，在我们工人阶级内部，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，我们要团结起来，挑起革命和生产的重担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！”

梁福善气急败坏，象无头苍蝇钻来窜去，钻在台下角落深处大声喊叫着：“关文！请关文上台去！”会场里没有人回答，更不见有人上去。但高大勇敏锐的目光已看到关文已坐在后排座位上，正挤在人群中，默默地思索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情景。

二

不到半个时辰，天空已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，把路面

和建筑物都换上了银装。虽说是初春天气，却比腊月还冷。人们从散发着腾腾热气的屋内出来，见到此种情景，欣喜地惊呼着、嬉闹着。大家都裹紧了衣帽，抵御着寒冷。

高大勇和王辉肩并肩走着。他们都还敞开着衣领，刚才，会场内所激起的热血还在周身沸腾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高大勇忽然停住脚，转过头来颇有兴趣地问道：“小王，你怎么也来参加会了？”

“噢，我担心李志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你，怕你吃亏。”王辉爽直地说。

“啊！”高大勇被战友的关切深深感动了。他接着说，“今天，同志们的革命行动粉碎了李志祥、梁福善的如意算盘，同时也给了我们生动的教育啊！”大勇一只胳膊搭在王辉的肩上，亲昵地望着他说，“受蒙蔽群众觉悟之时，就是走资派、阶级敌人失败之日呵！”

“对一般的群众可以这样说，但对关文这个保守组织的头头，就不能这么讲了。”王辉想到会上梁福善叫关文的事，补充说道。

“关文，对他也要具体分析。”大勇紧接着这个话题。

王辉不作声了，他们默默地朝甘蔗仓库走去，各人想着心事。一阵风雪刮来，高大勇抬头望了望黑压压、阴沉沉的天空，任大雪纷纷落在自己的身上。他望着堆放在仓库里面和外面的几百吨还没有压榨的甘蔗，见外面的已被

白白的积雪覆盖住了，心中不免忧虑起来。他对王辉说：

“这几天，根据气象预报，由于受西伯利亚寒流南下的影响，将要下一场特大的暴风雪。我们如不及时把已有的这批甘蔗榨完，再帮助远道的公社把甘蔗抢运进来，等到大雪封路，就会影响我厂榨糖任务的按时完成。”

王辉瞧了一眼堆满甘蔗的仓库和场地，也焦急起来：

“那怎么办？李志祥煽动工人停工停产，如今还有部分车间开不了工。我们再向‘曙光兵团’的战士发出紧急动员，一定要坚持抓革命、促生产，大干，苦干！”

大勇望着这位能吃苦耐劳的小伙子，真诚地说：“单靠我们兵团全体同志日夜干，还是不能把全厂的生产任务都挑起来呀，要发动全体工人群众来干才行呐！”稍停了一会，大勇又接着说，“现在我想找关文谈谈。”

“什么？要找关文谈？”王辉不解地问，脚步也停住了。

大勇笑了起来，拉着王辉往前走：“别急嘛！关文是汽车运输队队长，出去运甘蔗不找他行吗？”

“那，我们也不能迁就、妥协！”王辉气粗地说。

大勇嘿嘿地笑着，他正考虑着如何说服王辉，王辉却已连珠炮地说开了：“关文在他们那边可卖力啦！你忘了运动初期他还围攻过我们呢；今天开会时，梁福善还使劲地叫他。”

“可这帐能向关文算吗？关文出身苦，阶级本质好。十几年来，一直是汽车运输队的红旗手！文化大革命中，

他受了走资派的蒙蔽，站错了队，我们就不团结他啦？今天，你没看见，他根本就没理睬梁福善嘛！”大勇也激动起来。

王辉惊愕地睁大眼睛望着大勇，没想到他会生起气来。当他听到大勇最后一句话时，他眼光忽闪了一下，陷入了沉思。

大勇把王辉拉到避风处，耐心地说：“我考虑了很久，我们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周围，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，我们必须这样做。”

王辉说：“要谈，你去谈，我和他有两个月没有讲话了。”

大勇笑着：“好，我先去和他谈，到时候，你再来。”

“我希望你继续发扬造反时的革命精神，路线、原则问题不能让步。”王辉睁大眼睛嘱咐着大勇。

大勇高兴地点了点头。

王辉没有笑，忽然他脚“蹬”地一下，把路边的积雪踢得飞扬起来，转身便走了。

大勇微笑地望着王辉渐渐走远的背影，大步流星踩着薄薄的积雪朝车库走去。心里想：此刻，关文一定会在车库的。

的确，散会以后，关文低着头挤在人群中，匆匆回到了车库休息室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运动的深入，他清楚地看到李志祥已越来越不得人心，特别是今天，亲耳听到他

公开煽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，使他更从路线上提高了认识，开始从路线上分清是非了。他想去找大勇谈谈，但一、二个月没有说话了，行吗？他慢慢走到动力车间外侧，想到大勇不一定会在那里，又折回到车库里来。

关文走回车库时，梁福善却已悄悄站在车库门口等他了。

“关文，你今天怎么啦？”狡猾的梁福善在会议厅里找不到关文，心中已很恼怒，现在又见他忧心忡忡地从动力车间那边回来，更加怀疑。

关文见梁福善，心里很不快活，低着头不作声。

梁福善焦急起来：“老兄，你倒是开口啊！想打退堂鼓啦？这有好处吗？如果李书记的权被高大勇这班小子夺了去，他们会放过你这个老保头头吗？”

“我，我怎么？我是个工人！”关文听梁福善说这些话，心里很是厌恶。

“工人？谁不是工人啊？李书记是领导，他们还一个劲地批斗他。”梁福善不甘罢休，继续煽动着。

关文心里异常烦恼，他对梁福善非常憎恶。为了尽快支开他，关文严肃地对他说：“明天我准备出车，请你宣布发车命令！”

梁福善万万没有料到关文会来这一手，他的三角眼一转，强压住心中的怒气，陪着笑脸说：“好，好，就算我为你白操了一次心。到时候，你挨批挨斗，就别怪我梁某不为你说句好话了。”

“汽车司机出车不犯法，要批要斗，随他们的便。”

关文说完，转身进了屋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梁福善被惊呆了。他站在大雪纷飞的门外，心想：这小子果然不听使唤了，刚才李书记还交代自己，要尽力做好关文的工作，一定要拉住关文，可眼下已无能为力了。猛然间，他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，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发觉的阴笑。

正在这时，高大勇踏着积雪来了。还未到车库门口，他那洪亮的嗓门就喊开了：“关师傅！关师傅！”

听到这声音，梁福善吓了一跳，慌忙退到了墙后边。

关文听到亲切的喊声，忙开门出来。只见白雪映照的电灯光下，一张红扑扑、微笑着的脸，关文既激动又疑惑地注视着大勇：他找我做什么？难道真的来揪斗我？但这种念头马上被大勇恳切的话语打消了。大勇紧紧抓住了关文的双手，无限深情地说：“你我都是阶级兄弟，我们这一双长满老茧的手，过去经常在一起劳动，今天，又握在一起了，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。”

关文望了望眼前身材魁梧的高大勇，把大勇的手握得紧紧的，心中掀起了阵阵浪涛。

对高大勇，关文是最熟悉的啊！对他的过去和现在厂里还有谁比关文更了解的呢。

大勇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地下党员、火车司机。解放前，为了破坏敌人的武器，亲自开着机车车头撞敌人的军火车牺牲了。事后他的母亲和妹妹都被敌人杀害了。大勇